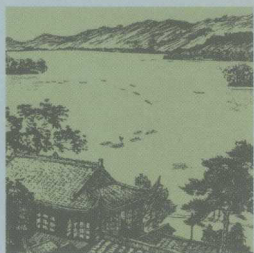


20世纪末
世界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2

20SHIJI MO
WENXUE
ZUOPIN
JINGXUAN



血窟 · [英国]卡特

蓝胡子 · [瑞士]弗里施

地位 · [法国]埃尔诺

.....

蓝胡子

下

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
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
致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

吕同六◎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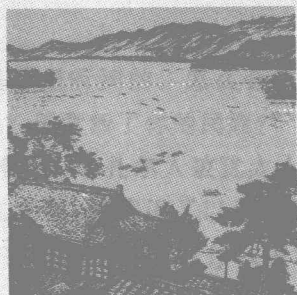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世纪末
世界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2

血窟 · [英国]卡特

蓝胡子 · [瑞士]弗里施

地位 · [法国]埃尔诺



蓝胡子

吕同六◎编选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在富米卡罗

〔美国〕奥捷克

吴劳 译

辛西娅·奥捷克(1928—),美国犹太女作家。她的长短篇小说题材宽泛,从犹太人的生活到神秘世界,到人的自我完善,切有独具匠心的描绘。曾获欧·亨利文学奖。

281

《在富米卡罗》(1984),讲述“返朴归真”的题旨,艺术手法简约,富于情味。

弗兰克·卡斯尔什么都懂。他是个美术评论家;他是个书评家;他写作有关政治和伦理的文章;他什么题材都写。他是个新闻工作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且每周一次在电台上广播;他富有“敏感性”,但也以“被公众所瞩目”而感到自豪。他是天主教徒;他阅读纽曼红衣主教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艾蒂安·纪耳松和西

在富米卡罗



蒙娜·韦伊和雅克·马里坦和伊夫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①的作品。他把《问题的核心》读了上百遍,为那可悲的斯考比^②掉眼泪(弗兰克·卡斯尔是能掉眼泪的)。他是个心胸褊狭的人,把自己拦在一个框框里。他的朋友中新教徒不多,犹太教徒一个也没有。他自称对幸福感到兴趣,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做天主教徒的原因:天主教徒使他感到幸福。

富米卡罗^③曾使他得到幸福。为了上那儿去,他搭上一条意大利邮船“贝尼托·墨索里尼号”离开纽约。关于这条船,什么都被大肆宣传,但却是极端随随便便的。航行时刻表本身就是随随便便的,所以船停在泊位上,在旅客上船前,发动机竟轰鸣了整整一天。在船上,条条过道都挤满了大声喧哗的散步的旅客——有的在大声咀嚼漏出菜肉馅的圆面包(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码头上的小贩们居然挤了上去),有的在畅饮着色的汽水。

在米兰火车站上,他出高价弄到一辆汽车把他送到富米卡罗去。他已经迟到几个钟点了。他正一路上加里波第别墅去,那是一位芝加哥慈善家兴建来供召开道德性会议之用的。法西斯分子

① 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英国神学家,著名的“牛津运动”发起人之一,于1845年脱离英国圣公会,皈依天主教,于1879年被教皇授予红衣主教圣职。莫里亚克(1885—1970),法国著名天主教作家,曾获得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纪耳松(1884—1978),法国中世纪哲学史专家,为“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韦伊(1909—1943),法国哲学家,为社会党及共产党刊物写了不少文章,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晚年皈依天主教。积极写作。马里坦(1882—1973),法国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学派的领袖。沃(1903—1966)和格林,英国著名天主教小说家。

② 斯考比为格林著名小说《问题的核心》(1948)的主人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属西非某殖民地的一名天主教警官。他为了妻子被迫向奸商借债,后来又和一个因船只被敌人击沉而流落在当地的年轻寡妇有染而精神苦闷,终于服毒自杀。

③ 意大利北部一小城,在风光如画的科莫湖边。

来作梗了,不过不好算厉害,只是出于一种不太积极的责任感罢了。至今只有一次鳞翅目昆虫学家的会议被取消。一名鳞翅目昆虫专家被控给秘密躲藏在富米卡罗那一带山区中的反法西斯小组提供跟蝴蝶无关的情报。

一路上多的是奇妙的东西:弗兰克·卡斯尔一向认为只有布朗克斯区^①某些地方所特有的暗褐色砖房,每幢都以四面落水的屋顶为特色,并且在每幢的门前庭院中,都有一株用帆布紧紧裹住的无花果树。这时已是十一月中,但是天气不冷,盘旋上升的山路两旁的山坡上开满了一片紫色的花朵。他们一路登山,司机开始哼起歌来,尤其是在开到弯路最最叫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或者在一处连一辆汽车开过也嫌太狭的地方,见到另一辆汽车从对面猛冲过来的时候,弗兰克·卡斯尔心想死亡就要临头了,然而他们总是能够安全通过,越爬越高。山景越来越可人心意了,突然出现历史悠久的修剪齐整的灌木树篱,以及远方的点点白色别墅。

在加里波第别墅,那三十六位将成为他同僚的男人已经在银制枝形吊灯下吃饭了。他来不及由人带到住宿的地方去了。营营的谈话声使他有点儿不自在,但也不好绝对说他是走到生人堆里来了。他认出了几个办杂志的相识,还有三四位教士,其中之一是个对公众颇有吸引力的人,他曾对这一位做过广播采访。会议的专题为《教会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将开上四天,结束后几乎每个人都打算上罗马去。弗兰克·卡斯尔打算先到佛罗伦萨(他希望到圣马可修道院去看一下托马斯·阿奎那^②的画像),然后去罗马,可是到了第四天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却结婚了。

且说饭后在餐厅隔壁的大厅里围着庞大的会议桌开了一次松

① 纽约市一区,位于曼哈顿岛东北。

②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兼经院哲学家。后世称他的神学和哲学体系为“托马斯主义”,于1879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定为官方神学及哲学。圣马可修道院现在已改为博物馆。



松垮垮的会——弗兰克·卡斯尔刚到时饿着肚子，如今可感到吃得过饱了——过后那位美国别墅经理，威尔伯恩先生，吩咐一名侍者（是个机敏的两颊瘦削的家伙，刚才侍候过弗兰克·卡斯尔的那一桌）领他一直到他过夜的“小精舍”去。这时夜色正浓。要跨过一片石砌平台，走下一道铁梯，顺着一条鹅卵石砌的曲折小道，穿过两旁一排排很高的树篱。这侍者跟那司机一样，也哼着歌子，于是弗兰克·卡斯尔留意起脚下的路来。但是这一次又没碰到危险——只有点儿陌生的感觉，和一股诱人的香气，他不禁畅快地用鼻孔使劲地吸收。“小精舍”的入口处是道讨人喜欢的不高的拱廊。侍者把弗兰克·卡斯尔的手提箱搁在拱廊下的砂砾地上，递给他一把冷冰冰的大钥匙，朝上指指一道环形楼梯。接着他哼着歌子走了。

284

走到楼梯顶上，弗兰克·卡斯尔一看有扇绿色的门，可是根本用不着钥匙——门儿开着；灯也亮着。一团糟啊：床没有铺好，尽管一把椅子上叠放着干净被单。衣橱空着；有书桌却没有电话机；床头柜上的鹅颈管台灯亮着；有只响亮的台钟和一支手电；哗哗的流水声，说明情况紧急。那是抽水马桶声，冲洗了一次又一次。厕所的门大开着。他走进去，发现那侍女正跪在抽水马桶前，在呕吐；四天之后她成为他的妻子。

他当时还是个青年，然而并不年轻得不懂得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三十五岁，一生中好多经历的事都是从突如其来的情况中发展起来的。他这时并不确切知道该怎么办，不过还是抓起了一条毛巾，在脸盆里放点冷水，把毛巾沾湿，贴在这跪在地上的女人前额上。她一声怪叫，把毛巾甩掉。

他在浴缸边上坐下来，朝她端详。他并不觉得对她特别同情，不过也不觉得反感。仿佛他正在端详一道瀑布——一样属于自然界的東西。只有那股气味才是不自然的。她不时扭过头来，朝他狂妄地瞥上一眼。谴责你的为人，以便你可能有资格成为和你完

全不同的人，他心里这样说。这是圣奥古斯丁^①说的。他认为在这节骨眼上想到这一句是顺理成章的。这女人继续在呕吐。一股无色的触鼻的液体从她嘴里喷出来。他安详地旁观着，想起了某个大规模的喷水泉，那儿有海豚或者小天使在从深不可测的喉咙中吐出泛着白沫的水。他抛弃了一切羞耻心来看她：她是个地道的小仙女。她是粗鲁的意大利缪斯女神。他心里背诵着：如果一个人肉体方面的冲动被平息了，那么大地、江河和空气中的所有幻象也平息了，地极的幻象也平息了。

她一手伸到背后，一把抓住盘在脖子上的发辫。脖子裸露出来了，上面淌着汗水，也淌着从嘴角那一带流下来的泪水。这截脖子短而粗壮，象蘑菇的梗。

“你吐完了吗？”他说。

她把双膝从地上抬起来，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她如今从马桶边朝后仰身，他可以看到这马桶本身了。在他看来，模样象外国货：很高，比美国货高得多，比较狭窄。搪瓷马桶盖竖着靠在水箱上，光亮得象面镜子。她刚才用来擦马桶的抹布掉在她裙子下摆里，看不见了。

她这时打起嗝儿来了。

“好了吗？”

她把前额靠在脸盆的底座上。光线不好——那是从寝室里桌子上的那盏灯射来的，灯光得一路穿过厕所门射进来，越远越暗，然而可以看得出她脸色似乎很红。当然啦，她嘴唇肿起了。这嘴唇不可能是她存心要这样发肿的。他自以为是懂得这样的一张脸。

① 奥古斯丁(354—430)，出身于早期基督教家庭，年轻时到迦太基求学，放弃了信仰。先后在罗马及米兰教授修辞学，于387年突然受了洗礼，回家乡过修士生活。400年左右发表著名的《忏悔录》，描述自己年轻时的放荡生活以及皈依宗教信仰的经过。396年任希波主教，直至去世。对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仅次于圣保罗，后来亦被封为圣徒。



究竟是应该怎样构成的。她脑袋一动不动地靠在脸盆的白色柱形底座上,在他看来(他缓慢而谨慎地对自己说出下面这句话,因为这一刻对他是非常清澈而漫长),象一个由雪花石膏的擎天柱所衬托的天使。她打的嗝儿响亮而频繁,她双肩抽动着,然而这天使的形象依然完好无恙。

她说,“您看见我坐在这里感到不高兴吗?我累得不行了。”

这些毫无意义的字眼儿^①——这还是他到意大利的第一天啊——使他意识到自己的眼睛正象石像般纹丝不动。他感到自己的脑袋象石头一样,敢情她是美杜莎^②式的女怪吗?——她呕出的一口口水多象长蛇啊。他不禁想起,刚才一开头心境倒是满平静的,如今可大大地不平静啦。他当真使出了全身的劲儿在凝视,象尊石像,无目的或无牵连地凝视着,这是荒谬可笑的。脸盆上方搁板上有只玻璃杯。他站起身来,跨过她的双脚(感到自己象座石砌的大凯旋门那样把阴影投射在她身上),从龙头里放水把玻璃杯装满,递给她。

她象小孩子般一口气喝下去,全神贯注地喝着。他听见她喉咙里哗哗的流水声,接着关上了闸门,接着又哗哗的响。等杯子空了,她说,“您非常客气。我从昨天起就感到这样不舒服。可是问题不大。”她一下子明白这对她来说是白搭:他是个外国人,听不懂。认识到了这一点,使她眼睛上蒙上一层焦虑的轻烟。她大声说了一声“请原谅”,就改口用极简短的英语说:“不相信!”这是他听到过的最奇特的英语^③,对方居然说出口来,使他吃惊。她用两条粗大的腿儿纵身站立起来,听任她的辫子垂在身上。“我呕吐

① 这个侍女在本文中讲了不少意大利语,弗兰克·卡斯尔听不懂。为方便读者计,译者不拟——直接引用再加注。

② 美杜莎为希腊神话中三蛇发女怪之一,脸容狰狞可怕,凡看到她的都会变成石头。

③ 她说的是“No belief”,实在是“没有信仰”之意。

过!”她叫道——这一声战斗口号，被由胜利所产生的好情绪弄得粗厉了。那块抹布从她宽大的裙子下摆的衣褶之间掉到了地上，就在这个关头，他正打量着她肥大的小腿肚，对其浑圆并厚实感到惊奇，她却似乎在他的注视下变得越来越轻盈，摆脱了把她朝上拉的飘飘欲仙的力量，于是就象那块抹布一样，一无声息地倒下去了。

她的眼睑刷的闭上了。他把她扶起来，抱着她——把她举起——放在床上，伸手去搭她的脉搏。她活着。他从没接触过一个晕过去的人。要不是他亲眼看见她怎样在一霎那之间象龙头给关上那样晕过去，他会肯定以为这个由他刚放在一条没有被单的光溜溜的灰色床垫上的女人是睡熟了。

夜色中的窗洞等于拉上了窗帘一般：望不见什么，风息全无，没人可以求助。只有黑魆魆的山坡上送来的甜蜜的草香。他从环形石楼梯上跑下去，跑了一半，然后想到：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万一这女人死去怎么办。她不过是个侍女。她是个健康的姑娘，脸颊富于生气，很是饱满。他知道她是不会死的。他锁上了门，在灯光里躺下来，就躺在她的身边，把小指在她太阳穴左右来回抚摸。直挺挺地跟她躺在一起，一无畏惧之心，真是桩奇遇，是种享受。他安自己的心说，她会醒过来，不会死去的。

他这时的心境丝毫不受肉欲的干扰。他保持贞洁，快有六个月了——坚决要求保持清心寡欲，即使独自一人，即使在内心深处也不生一丝邪念。他的心灵象个秘密洞穴，打扫得一尘不沾，朴素简单。这是个人门行动。他正在作好思想准备，迎接某种修道生活的开初阶段。这并不是说他要豁出去，进修道院去当一名修士，因为他明知道自己是个入世的人。然而他打算在私下保持独来独往：要意志坚强，超越物外，不受肉体的干扰。他并不指望逐渐成长为一个圣徒，可是他要成为不同于一般，即使仍旧可算作处于“正常”的范围中。他要首先完全自制，以便可以出于自愿地听命



于种种精神力量的支配。

如今在这里遇到了试探啦。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命中注定的——他竟会赶到意大利来接受引诱和试探。小欢乐对更大的欢乐——肉体的欢乐和信仰天主的欢乐，他呢，主张要争取这莫大的欢乐。在滔天大浪的大洋和一滴海水之间，谁不愿选择前者呢？他低头瞧着这女人的脸容，看见两个湿漉漉的黑色水滴，每一滴是一只睁开的眼睛。

“你又感到要吐了吗？你感觉好吗？”他说罢，挪开了他那只小指。

“不相信！不相信！”

她有气无力地哀鸣，发出这几个可怕的字，使他激动得发起火来。为了能终于获得信仰，他花了多少气力，忍受了多少艰辛啊！可是一名侍女，一个打扫厕所的，竟这么随随便便喊出反对信仰的呼声！

“不相信！我呕吐过！不相信！”

他明白她的意思：她感到羞愧，羞耻逼得她掉眼泪，她陷入了荒唐和迷惑的言行之中。不过还是使他震惊——他要跟她对抗了——因为他此生的每一天，都得把走向信仰的同样的旅程重新走上一遭，每天黎明出发时，都将听到这一声凄厉的乌鸦叫：“不相信！”

“不相信！不相信！”她冲着他哀鸣。

“住嘴。”

她用手腕撑在床上，抬起自己的身子，一条胳膊成为一根弯曲的杆子。“先生，请您原谅，我打扫这间屋子——”

“呆着别走。”

她伸手指指椅子上的那叠被单，又倒下去了。

“他们知道你有病吗？韦尔伯恩先生知道吗？”

她吃力地说，“我害病有两天了。”她摸摸自己的胃部，打了个

隔儿。“我从没象现在这样害过两天病的。”

他从这句话无法明白她到底是说现在好了些还是更糟了。
“你再想喝点水吗？”

“先生，谢谢，不要喝水了。”

“你耽搁在哪儿？”他没有问她住在哪儿，他无法想象她住在什么地方。

她的眼睛还是湿漉漉的，目光移向窗口。“在镇上。”

“那是要走完我来时坐车走的那条很长的路才到得了的。”

“是的。”

他思索了一下。“你一直工作到这么晚吗？”

“先生，今儿早上我不舒服没有来打扫这房间，我回来把这房间打扫好。我把那边所有的房间都打扫好了，”——她陡的把眼光移到朝别墅的方向——“只有先生这房间我没打扫好。”

他喘出气来；从深井般的肋骨内竟放出这么一大口气，使他吃惊。“他们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他对自己的肺脏感到畏惧。“你可以呆在这儿嘛，”他说。

“哦，先生，谢谢，不能——”

“呆下，”他说着，举起小指。他把它慢腾腾地、慢腾腾地在她前额上抚摸。一股迟来的轻风，带着某种在异国夜间开放的鲜花的浓郁的令人意兴懒散的花香，使她凉快了。他摸着她鼻子和嘴巴之间那小片沾着盐水的人中部位，并不感到发烫。敞开的窗户给他送来冬天的气息。在出租汽车一路登山来加里波第别墅时，他简直难得朝那泛着水光的古老的科莫湖瞥上一眼，可如今他的鼻孔却自由地张开着，嗅饱了气息；他吸进湖水的气息，同时又呼出了自己的气息。他解开衬衫的钮扣，用前襟擦遍她脸上的每个角落，连她耳朵内部也擦到了。他擦净她那蘑菇梗似的脖颈。他

穿着这件衬衫从“贝尼托·墨索里尼号”停靠的里窝那港^①一路前来,到了米兰,再从米兰的火车站来到富米卡罗。他穿着它有二十个小时啦。它如今带着意大利的种种浓郁的气味,米兰的汗臭。

他一提起米兰,她就把他的衬衫推开。她母亲,她跟他说,就住在米兰。她在大教堂对面的多奥摩^②旅馆当侍女。人人都管她叫卡特利娜,尽管这不是她的名字。那是前一个侍女的名字,就是嫁了人走掉的那一个。人家在米兰就是这么着。他们这样对待侍女。多奥摩是家旅游旅馆,有不少美国和英国旅客,她母亲学起外国语音来很容易。她母亲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学得非常快。她自称是从一本书上学来的。有个美国人把他的意英—英意词典送给了她,当作小费。

在米兰,人们并不和气。地位太北了,人们简直象德国人或瑞士人。他们的烹调象瑞士人,而他们的冷心肠则象德国人。即使教士们也是冷酷无情的。他们把普通的话念得真怪,他们责怪卡特利娜有个毛病,“讲土语”,实在这正是他们的毛病,不是她的。卡特利娜有个女儿,把她留在家乡卡拉布里亚^③。这女儿跟卡特利娜的老母亲住在一起,可是等这女儿十三岁了,卡特利娜吩咐她到北方的米兰去,进旅馆干活。这女儿名叫维维安娜·特里萨·阿塞恩诺,就是她如今正怀着不相信的心情躺在加里波第别墅“小精舍”中弗兰克·卡斯尔的床上。维维安娜十三岁时身子非常瘦小,看上去至多九岁或者十岁的样子。多奥摩旅馆的经理根本不愿雇用她,然而卡特利娜缠住了他祈求,他才把这姑娘安插在伙房里给厨师的下手们作帮手。她洗芹菜和花椰菜,她洗掉菠菜和莴苣叶上的泥砂。她拿了板刷钻到炉灶底下和后边去擦洗,这些罅隙别

① 位于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之西。

② 多奥摩在意大利语中就意为“大教堂或主教座堂”。

③ 这是意大利本土亚平宁半岛南端一大区,位于西西里岛之东,为贫瘠的山区。

人是钻不进去的。她的胳膊当时象一根用来拨火的小屋子。跟卡塔利娜不同，她简直没机会接触任何美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她母亲有那部外语词典，维维安娜可认为她根本看不懂英语——卡塔利娜的长处不过是口齿伶俐而已。卡塔利娜把那部词典藏在她的更衣箱的底层。有时候她把它拿出来，兜在怀里，可是她从来不翻开来。话得说回来，她英语讲得非常出色，竭力教维维安娜学英语。维维安娜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把非讲不可的话讲出来，可是始终不能讲得象卡塔利娜那样流利。

因为英语讲得好，卡塔利娜跟旅客们交上了朋友。他们送给她东西——丝头巾啊，橄榄树木制的小匣啊，匣子的平绒衬里上放着赛璐珞制的小十字架，无非是那一套旅游者看到了就喜爱的小玩意儿——作为报答，她晚上陪客人们出去玩儿，他们常常给她钱。她带他们上附近那一带的偏僻的小饭馆去，这是他们自己无论如何找不到的。还带他们去找一个她认识的心灵手巧的年轻鞋匠，他白天在一家皮鞋厂工作，晚上给私人量脚寸制鞋。他往往星期一开剪皮子，星期三就做好一双新鞋——给女士们穿着的最时式的鞋子，以及给先生们穿着的牛津式黄白镶色皮鞋，又大方又结实，包你满意。他价格很低，做工却很出色。旅游者们都认为他是从厂里偷的皮子，但卡塔利娜保证他为人正直，叫他们放心，绝对没有这种事。他茄克衫的口袋里塞满了各种形状的皮革碎片，另外还有搭攀和带扣，以及有瓶塞的小瓶染料。

卡塔利娜多的是这一套取悦旅游者的办法，但是她不愿让维维安娜学其中的任何一种。每年复活节，她叫维维安娜回卡拉布里亚去跟奶奶呆上整整一个礼拜，等维维安娜回来时，卡塔利娜弄到了一个新的复活节丈夫。即使当她在卡拉布里亚的丈夫，维维安娜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她也总是另外有个在米兰的丈夫。这在现在不好算是重婚，不但是因为卡塔利娜在卡拉布里亚的丈夫早已死去，也因为严格点说来，卡塔利娜从未根据常规的途径嫁给

那位米兰的丈夫。这不是说卡塔利娜不尊重神父们。每天她都跨过马路,穿过广场进大教堂去跪在堂中央,那里宽敞得象一片没阳光、没青草的草场。堂中那摊地方由于圣坛前一只小匣内藏着一个圣徒的遗骨而成为圣地。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认识她,都竭力劝她嫁给那个复活节丈夫,她呢,总是答应就快结婚。他们轮流地答应她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只要她表示友好、信仰坚贞,一夜之间就可成为一个体面的有夫之妇。但是她没有这样做,而维维安娜也终于弄明白了个中的道理:那个复活节丈夫经常在换脑袋。有时候他有这一个脑袋,有时候换了另一个,有时候又是原来的那个了。你哪能嫁给一个老是在换脑袋的丈夫啊。除了脑袋以外,这复活节丈夫从喉结一直到他那双花哨的靴子,从上到下一般都是非常瘦的。有一年复活节,他换了那鞋匠的脑袋,但卡塔利娜把他轰走了。她说他是个小偷。她大衣箱底层藏着一个苏格兰教士赠送给她的银十字架失踪了,尽管那部外语词典依然无恙。然而鞋匠又来了,带来一个消息说他在富米卡罗有个堂兄弟,那边正为美国客人住的别墅在找侍女。于是卡塔利娜决定把女儿送去,她这时已十六岁,臀部在长肉了。对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来说,卡塔利娜说,到那边去挣钱比在米兰安全。

就在这节骨眼上,奶奶过世了。于是卡塔利娜和维维安娜和那鞋匠一起出门,去卡拉布利亚奔丧。当晚在奶奶的小房子里,维维安娜碰到了一段奇异的经历,尽管它实在是跟天上下雨一般自然,只因为以前从没发生过,才显得奇异——但她一直相信那是迟早有天会发生的。鞋匠和卡塔利娜一起挤在奶奶那只破旧的床上。卡塔利娜没睡着,正在啜泣。她诉说着自己是怎样一条漫游街头的野狗,没有固定的主子,她是个没有固定地位的女人,最初是寡妇,如今是孤儿和一个孤儿的母亲。大教堂里那些夸夸其谈的教士们无法理解一个长期做寡妇的女人是怎么着的。如果一个长期做寡妇的女人,一个惯于独来独往的女人,当上某人的妻子的

话，人家就不会让她再独来独往了，她就会成为一个可怜人的妻子，反而比当寡妇更可怜了。这些教士，这些徒有其表的家伙，这些阔人，对一个可怜的女人的生活真相，能知道些什么呀？这样哀思着，卡塔利娜不由自主地睡着了。跟着这鞋匠的瘦骨嶙峋的身影从那奶奶的床上溜下来，绕到维维安娜睡的那个屋角，这时她可正完全清醒着，躺在炉边的小床上，这小床白天里蒙着一条玫瑰色的有流苏的被单。床上放着钩针编织的枕头套，上有蝴蝶花样，当初奶奶让维维安娜当玩偶般晚上抱在手里的。维维安娜感到眼皮很沉重。她感觉到那圣徒的遗骨从北面的圣坛上爬起来了，在黑暗中正朝她溜过来。卡塔利娜只顾透过咽喉的通道，呼噜呼噜地喘着气，维维安娜死劲把闭上的双眼朝蝴蝶花样上紧压。如果她一下子紧压住蝴蝶五分钟，它们的翅膀会看上去象在拍击。只消紧压住它们，她就能使它们的翅膀扑动。仿佛她拿完全同样的方法使眼前正在走过来的鞋匠发抖。她的意志确实是不愿这样做的，然而他正在小床近旁发着抖。他身上穿着贴身小衫，瘦削的脸上堆着微笑，但是他发着抖，尽管还只是九月天气，她奶奶院子里那些圆顶的树在卡拉布里亚的暖风中长得郁郁葱葱。

此事发生以后，她上富米卡罗的加里波第别墅去当侍女。她没有对她母亲透一点口风，关于那鞋匠把双腿和双臂怎样摆布，这倒不仅是因为他让她看过他腰带上的金属扣子有多厚实。这不能怪鞋匠，毛病出在她母亲的哀痛上，因为要不是卡塔利娜把自己让哀痛弄得筋疲力尽，这鞋匠就会按常规来尽他的丈夫的本分，跟卡塔利娜相好；结果不行，他只得找上维维安娜来干。所有的男人都不得不尽丈夫的本分，即使不是正规的丈夫也罢。男人就是这么回事。你也是这样吗，先生，你这个美国人，旅游者？

的确如此。两小时不到，弗兰克·卡斯尔就成为一个女孩子的情人了。他把她抱到了床上，哄她讲出自己的身世，这是从小指在她前额上来回抚摸开始的。跟着他由着自己的小指溜到别



处,再到别处,溜着溜着,直到她又出起汗来,而他本人也出起汗来。向黑夜开着的窗子透进来的空气不够他们呼吸。空气!真好象是企图用一根麦管来呼吸。他抽出房门上的钥匙,领着她走下环形楼梯,他们俩都打着赤脚,一直穿过拱廊,走到外面砂砾道上。没有月亮,只有某种游移的泛白的雾气,紧贴着地面,而且瞬息即逝。有时候在那儿,有时候不见了。在那看不见的小山的山脚下,那漫长而草木丛生的山坡下面,科莫湖象一小块钉在地上的黑色绸子般地展开着。头顶上刺眼地闪烁着一片星,也许不是,而是高高在山上的别墅的点点灯光,象星星的碎片——在这样一片黑暗中是不可能辨别两者之间的不同的。大地和天空没有区别。她指指远方,指指湖对岸,什么都看不见。然而,她说,那边耸立着“领袖”^①的粉红色宫殿,里面挤满了七十五名法西斯仆人以及一百名从来不睡的士兵。

早饭后,上午第一次会议上,有个年轻教士念了一篇论文。看来他忘掉了这次讨论会的主题,公共关系,因此讲得很虔诚,象是在举行礼拜仪式似的。他的题目是《贞洁》。肉体,他说,乃是圣饼,象古以色列人祭神用的无酵饼一样,是指定奉献给上帝的。把肉体单单用来追求人间的乐趣就是亵渎的行为。这些话使弗兰克·卡斯尔激动非凡。他曾吩咐维维安娜把他的房间留到最后来收拾,并且当天下午在那等他。下午四点,那天第三次会议过后,别人都下山去了——讨论会与会者曾得到通知可在科莫湖上乘汽艇兜一圈——他登山到“小精舍”的绿色门前,又把那女孩子带着上了床。

他知道自己被挑起了情欲。他感到自己的理智已被削弱,象一个疯狂的人那样。他对这女人,这女孩子,贪得无厌。晚饭后她又到他那儿来。接着他得参加晚上的会议,直到十点钟,然后她又

① 这是当时墨索里尼的称号。

上了他的床。她身体很好。他问起她那恶心毛病。她说已经好了,除了当天早些时候曾有过极轻微的感觉,她复元了。

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这样委身与他。她百依百顺。她只害怕一路上“小精舍”来时,会碰上韦尔伯恩先生的助手吉多。吉多是掌握哪些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哪些还没有,是按什么次序来搞的这种种情况的人员。她的职司是铺床和换毛巾和擦洗地板和浴缸。吉多说必须首先打扫“小精舍”。对她来说,要把“小精舍”留到最后很是容易——它只有两间房,而另一间正空着。将占用这空房间的人还没有到。他没有写信来,也没拍电报。吉多曾嘱咐维维安娜也把这空房间收拾好,以便万一那人突然来到。韦尔伯恩先生依然在盼望着他来,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位。

第三天,刚吃好中饭,轮到弗兰克·卡斯尔发言了。他毕竟不过是个新闻工作者,他说。他的论文主要是既不带神学性又不带哲学性的——正相反,它仅仅是一系列他采访新皈依宗教者的广播访问稿的概要而已。他将试图,他说,对这些教徒来一幅集体写照。如果说他们全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色的话,那就是雅克·马里坦所阐明的:“认为真实而具体地说来,恶是以某某人为体现的。”换一种方式来说吧,这些人是看到了魔鬼的男男女女。我们不要以为,弗兰克·卡斯尔说,在开初的时候,是对基督的热爱才使人们进入基督的怀抱的。那是由于恐惧;罪;恶;对那反对者^①的真正认识。归根结蒂,必须通过魔鬼才能走向基督,正如必须通过犹太才能获得赎罪。

他读了三十分钟,结束时会场里已经大部分走空了,他心想自己讲得太玄妙了。他原该花更多的工夫从心理的角度来讲——这些是现代人的嘛。他们全都生活在这世界的表面上,即使那些教士也罢。他们抽签了,他估计,为了可以趁中午的明亮阳光下山到镇

① 指魔鬼:上帝和基督的对立面。